



Place Names Are the True Record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Activities

Qi Hongyan, Xiao Jiugen*

Research Center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Lif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Email address:

1938686577@qq.com (Qi Hongyan), jxsdxjg666666@sina.com (Xiao Jiugen)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cite this article:

Qi Hongyan, Xiao Jiugen. Place Names Are the True Record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Activities. *Science Innovation*.

Vol. 7, No. 3, 2019, pp. 86-89. doi: 10.11648/j.si.20190703.11

Received: May 11, 2019; **Accepted:** July 2, 2019; **Published:** July 19, 2019

Abstract: The place names reflect the historical footprints of human beings and write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It is the fossil of language and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times. Place names are not only a social language phenomenon, but also a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which contains rich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tent. Through the living fossil of place-name, people can not only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migration, but also perspective major national events, look for clues about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visit the national war, and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natural culture. This thesis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ading, expounding the topic of real history of social histor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idents migration,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military disputes and natural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and draws a basic conclusion--the place name is not only a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mentality and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but also a speci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roduct of human society. It develops and develops with the emergence of human society. Without human society, would be no so-called place names.

Keywords: Place Names, Living Fossils of Language,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Activities, True Record

地名是社会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

起红艳, 肖九根*

江西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生活中心, 南昌, 中国

邮箱

1938686577@qq.com (起红艳), jxsdxjg666666@sina.com (肖九根)

摘要: 地名反映了人类走过的历史足迹, 书写着人类的历史, 它是语言的化石, 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时代风貌。地名不仅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 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地名里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容。通过地名这一语言活化石, 人们不仅可以考察民族迁徙历史, 透视民族重大事件, 寻觅民族经济发展线索, 探访民族战火峥嵘岁月, 而且还可以揭示民族自然文化特征。本论文采取实地调查与文献披阅相结合的方法, 从居民迁徙、历史大事、经济发展、军事纷争以及自然交通地理等方面阐述地名是社会历史活动真实再现这一论题, 从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地名既是社会历史、文化心态以及心理倾向的表征, 又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产物, 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 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所谓的地名。

关键词: 地名, 语言活化石, 社会历史, 文化活动, 真实记录

1. 引言

万物皆有名, 无论有生物还是无生物, 例如人有人名, 地有地名。而地名还有它的独特性, 它不仅是一种语言代码, 还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所谓地名, 是人们对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之实地约定的语言代码, 是被赋予的某一空间位置的自然义与人文义融合于一体的专有名称。曾经有人这样界定地名: 地名是全社会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记号。[1]而邢福义则认为, 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 语言和文化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2]也就是说, 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 但它不是孤立的, 其背后是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地名是人类创造的, 它是外显模式和内隐模式的结合体。构成地名的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显性形态, 地名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则是文化的隐性内涵。地名独具特色, 是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 它记录了人类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历程, 记录了民族战争、迁徙与融合的过程, 记录了自然环境发展变化的进程, 它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政治、经济、军事、习俗等科学内涵,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也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活化石。例如, 最近有的学者考察北京地名, 就在地名中广涉北京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移民状况、民族融合、历史事件、驻军营卫、地标建筑、社会心理等丰富内容, 这对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北京的社会发展及人文历史是大有裨益的。[3]

地名是一种语言符号, 是语言词汇系统中的一种专有名词, 在其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地名的研究可以提供证据补充地名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观点, 也可使我们更加了解当地文化特征。[4]地名也是语汇的一个组成部分, 任何地名都是以语言而存在、以文字而记载的。它与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少从事地名研究的学者对地名起源的考证都运用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地名不仅是国家和地区的象征, 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为研究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依据。[5]如同人名一样, 地名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但更多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愿望。历史上不少地名都反映出其时的时代风貌, 当今的地名也必然会反映出当今社会的时代特点。地名大多是历史上形成的对于相关地域的称谓或命名,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 显示了历史上人们对该地自然形貌或社会人文环境的认知和表述, 记录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颇有价值的许多信息。[6]由于地理名称具有稳固性, 因此地名可以反映民族历史上的各种活动, 这也是地名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帕尔默说: “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 因为它们时常供给重要的证据, 可以补充和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话。”[7]地名是人类留在地球上的历史足迹, 是书写在地球上的历史。

地名表面看来似乎是简单的, 其实不然, 它是当地历史文化最基本的反映形式之一, 是本民族特有文化内涵的具象化。[8]

地名就像社会的一面镜子。史书上大凡记载的是正史或重大事件, 还有很多事件是名不见经传的, 只是隐含在各种地名之中, 因此这些地名成了考证一些社会事件的重

要证据, 它不仅能反映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情况, 记录一些历史的重大事件, 还能为考察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的信息提供重要线索。

2. 地名能反映民族迁徙的情况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 必然反映特定时期的人类历史。地名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从其横向看, 既可以揭示同一平面上的文化分布, 又可以反映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 从其纵向看, 既可以透视出各个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变迁, 又可以反映出民族迁徙情况。由于战乱、灾害、远征、殖民、逃税等原因, 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移民活动从未停止过。通过地名, 我们常常能窥探出各民族迁徙的历史踪迹。

西晋末年, 北方战乱频频, 中原沦陷, 百姓不堪战争蹂躏, 中原一带人民为躲避战乱相继迁往南方。由于有些迁徙和官方没有关系, 是民间自发组织的, 所以正史传记中就很少记载或没有记载。这样一来, 地名就为研究移民的迁徙路线和原居住地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的信息。人们只要把各郡县地名整齐划一地进行排列, 作一详细考察, 迁徙的行程便会清晰明了。换句话说, 就是从当时侨置的州郡县里寻找迁徙的线索。移民们是怀恋故土的, 他们往往会用自己以前居住的州郡名作为新居住地的地名, 只是在新的居住地前面加上方位词来区别旧地名而已。如兰陵郡和东莞郡, 晋初本来都在今山东境内, 后因这两郡的居民迁徙到今江苏武进县, 于是就在该地侨置东莞为南东莞、兰陵为南兰陵。[9]我国大江南北有很多因移民而产生的重名, 只要把这些地名整理一下, 便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移民史料。

众所周知, 台湾与大陆有着同根同源、血肉相连的关系。现在台湾有很多地名与大陆完全相同, 如彰化的永春村、泉州村、诏安村、南安里、安溪里、南平里, 这些都是福建的地名; 屏东的潮州镇、潮州村, 台中的惠来厝是广东的地名。台湾与大陆同名的地名以福建最多, 广东次之。还有北平里、重庆里、陕西村等地名, 学者已经考证陕西村是当年跟随郑成功到台湾的陕西籍军士的后裔。台湾与大陆同宗, 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地名便是最好的见证。

通过对地名的考证, 人们还可以看出古代少数民族的活动范围。秦代以前, 江、浙、闽、粤一大片地区都是古百越族的居住地。百越族撤离这些地区后, 便留下了很多古越语的底层地名。这些地名与今两广地区的一些地名结构相似, 都是齐头式, 开头的字有相同或相近的读音, 它们应属于同一个系统。“有个别词的意思在古书上记录下来, 《越绝书》说‘越人谓盐曰余’, 所以‘余杭、余姚、余干、余发’应该都是产盐之地。有些古越语地名流传至今, 如江苏的无锡、姑苏(即苏州), 浙江的余杭、余姚, 安徽的芜湖, 江西的余干等。古越族是现在壮侗族的祖先, 从这些底层地名可以看出他们古时候的生活范围比现在要广得多, 从江浙到越南这一大片地区都是他们的居住地。现在他们主要居住在两广、贵州、云南一带, 这些古

越语底层地名为考证他们的原居住地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0]

3. 地名能记录历史的重大事件

有些地名的命名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如平南县和闻喜县。平南县是“平南”战争留下的痕迹。《宋史》记载狄青南征,战争胜利后宋朝君主把“平南军”留下驻守广西,故名平南县。这些平南军所讲的话称为平话,与当地其它语言相差很大。“山西闻喜县和获嘉县的名称也很有意思,《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东巡,来到左邑桐乡,正好听到汉军攻克南越国都的好消息,‘闻之则喜’,遂将桐乡县改为闻喜县;次年,巡游至汲县新中乡,臣下汇报说汉军已捕斩反叛首领、南越国丞相吕嘉,于是又把新中乡改置为获嘉县。”[11]

秦皇岛的来历与秦始皇有关。秦始皇一直想长生不老,所以派徐福率童男童女去海外求仙,他自己也亲自巡视天下。到达渤海后,他登上了今河北山海关西南的一座小岛上。后来,这个小岛就称之为秦皇岛。

地名不仅有承载地方历史的作用,也与时代同步,有纪录国家大事的功能。例如,香港回归祖国,武汉有了香港路;澳门回归祖国,武汉有了澳门路。地名有很强的稳定性,很多地名能流传千古,所以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后,为了让后人记住,就用这些历史事件作地名。这样,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就随着地名而流传下来了。

4. 地名能提供古代经济发展的线索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的地名都以当时当地所发展的行业为命名依据。地名可以为了解中国社会经济以及城市布局情况提供很多线索。有些地名同经济活动关系密切,可能是该地经济发展的记录,反映着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通过研究地名,人们可以了解各地的经济情况与商业布局。例如,有很多与马羊相关的地名,这就和元朝发达的畜牧业有关。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在马背上成长,吃的是羊肉,喝的是羊奶,生活处处离不开马和羊。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大力发展畜牧业,于是出现了很多与马牛羊相关的街巷名,如:马厂、北马房、瘦马营、牧马所、养马胡同、羊房、羊市口、养羊胡同等。马在古代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军事、运输、交通各个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由于马占有重要地位,城市的路也称为马路。这么多以马和羊命名的地名,不仅说明了畜牧业的繁荣,还说明了马和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的比重之大。地名中很多含有集、市、店、铺、场、墟等字,这些地方历史悠久,分布较广,大都跟其时的经济贸易有关。一般带墟、店、集、市、铺等字的,都与集市、店铺有很大的相关性,集市是农村或城市中定期买卖货物的场所。在云南,集市称为“街”,赶集市称为“赶街”,受华夏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有许多小地域循环进行商品交换,每周都有固定赶场的时间。同一件事观察角度的不同,得名也不一样。“市”在历史上是指草市,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就产生了很多商品交易集散地的草市集镇。由此可见,

地名的调查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地的社会生产生活的情况。

5. 地名能见证古代的军事战争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古代征战的硝烟也早已散去,但可以从地名中追溯古代战事的足迹,它是军事战争的见证。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战乱频繁,少数民族不断南侵中原一带。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人们修建了很多军事防御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万里长城。整个北方有数不清的关口,“关”是军队驻守的关塞。古诗中描写了很多北方军事重镇,如“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铁马秋风大散关”,还有张养浩写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潼关。北方比较出名的关口还有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娘子关、函谷关等。其中,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市东北,是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咽喉,被誉为“天下第一关”。清人入关主中原,这个关就是山海关。赫赫有名的山东人闯关东也是指山海关以东。除设立关隘之外,还设立了很多其它军事防御工事。南方地区,有些地名反映了历史上这里曾是军队驻扎或是实行军屯之地。云南有很多以“所、堡、营、屯、官、庄、哨”作地名的村子,这与明代军屯制度有关。例如,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为了巩固统治,保卫边疆,留守驻军实行兵屯,许多村落的名称就留下了兵屯的遗迹。于是,就有大批带有军屯色彩的地名应运而生,部分地名仍保留了以“营”、“铺”、“屯”、“庄”、“堡”、“寨”为通名的称名,如:二官营、大营上、上营、中营、水营、十里铺、铺田、来宾铺、大耿屯、杨家屯、刘官屯、甘家屯、上堡街、下堡街、小寨、对门寨、官寨等。“堡”释为冲要地点以作防御用的坚固建筑物,也就是驻兵防御的城堡,后来这些城堡逐渐成为村落;“铺”是古代传递军事情报或公文所设的驿站;“屯”是指屯兵和屯田。为解决驻军吃粮的问题,汉代以后统治者都把屯田作为开发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士兵战时打仗,闲时种地,有的驻军之地称为营,屯田又称营田,村子以“营”命名的不少。这些官兵都有家庭,军籍可以世代相传。村庄一般是以军事首领的姓命名,如刘官营、朱官堡、王家庄等。

这些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是通过通名表现出来的,还有一些地方的专名直接得名于军事防御工程,如山东烟台。明朝倭寇经常侵扰我国沿海地区,山东是海防前哨。“朱元璋为防倭寇侵扰,在胶东半岛设立奇山防御千户所,并在临海的山上建立烽火台,遇警时晚上举火,白天升烟,故命名为烟台。”[11]

6. 地名能揭示古代交通地理的文化特征

地名能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在封建时代,确定行政区划地名时,往往出于王朝统治的需要命名。[12]透过地名,人们可以深入挖掘其背后的语言文化信息。地名的命名和规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如交通运输等对地名的研究就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含有驿、铺、站、所、塘、台、店等字的地名,大都与古代的交通驿站有关。古代交通驿站是为政治、军事传递公文而建的,主要用作

交通工具。唐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就是用驿马为杨贵妃运送新鲜荔枝的。由于古今交通工具的变化, 有些古时候的通衢大道现在可能变成了鲜为人知的偏僻小道, 地名也就成了研究古代交通路线的重要依据。

在古代驿路上, 为传递军事情报或公文, 每隔一定距离就要设置驿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 供来往人员休息或者更换马匹。秦汉时期, 五里一邮, 十里一亭, 三十里一置, 每县至少有一个传舍。唐代以后, “驿”这个字得到了广泛使用。所以, 含“驿”的地名今天还有很多, 如甘肃驿马关、河北走马驿、山东驿道、陕西张店驿、江苏孟城驿等。其中, 开设于明朝洪武八年的孟城驿, 位于江苏省高邮城古南门大街外, 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代驿站。孟城, 高邮的别称, 孟城驿故而得名。这也说明了历史上它们曾是交通驿道。

元代使用急递铺制度, 一般是十里一铺。今天的北方还留有三十里铺、四十里铺之类的地名。元代的驿传制度称为“站赤”, “站赤”是蒙语的音译, 明清后简称为“站”, “清代的驿站名称分得更细, 各省腹地称驿, 专为军事情报而设称站, 嘉峪关外叫塘, 西北地区叫台。递运货物者称所, 传送公文者称铺。”[13]现代汉语中的车站就是来源于站赤。日本现在还把车站称为“驿”, 就是受我国驿传制度的影响。

除了驿、铺、站之外, 以店、庄、关等作地名的也与交通路线有关。例如: 安徽八里店、河北八里庄、陕西八里关等。最有名的“店”是河南驻马店, 驻马店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 地处淮河流域, 古为交通要冲, 史称“九州通衢”, 历史上南来北往的信使、官宦在此驻驿歇马, 故称之为“驻马店”。

7. 结语

总而言之, 地名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术研究, 它与语言、文化、地理、历史、考古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它是“语言学家最为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 因为地名为语言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是语言研究的活化石。地名本身是语言的一部分, 而语言与文化又互为表里, “语言是文化的镜像, 文化是语言的管轨”, [14]所以地名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还是一种文化现象。透过地名, 大家可以看到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心态和心理倾向。大量的军事地名表明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混战的局面, 人们为躲避战乱而移民, 于是出现了大量侨置地名。历经战乱, 人民群众普遍产生了追求美好幸福和吉祥平安的意识, 吉祥词语在地名中的使用寄托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安居乐业的思想, 由此产生了大量“平、安、定、吉、昌”等表示“安定”的地名。

一句话, 地名是一面镜子, 它折射了民族迁徙、历史兴衰、王朝更替、民族心态和社会道德等社会状态, 而且

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地名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对地名有一定的影响, 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地名的更改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历史上的不少地名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风貌, 现代社会的地名也必然反映出现代社会的特点。地域文化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地名则是这份瑰丽文化的载体之一, 梳理历时地名中所记载文化的过程也是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15]地名是一块丰富的“宝矿”, 它魅力无穷, 希望有更多的有志青年积极、认真、深入地研究地名的价值, 为我国地名学及语言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 [1] 曾世英. 关于运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地名的若干问题 [C]. 第三届全国地图学术会议论文集, 1980。
- [2] 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 [M].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 [3] 杨建国.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北京地名研究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4] 刘扬. 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看东北地名研究角度及方法 [J]. 智库时代, 2019.6。
- [5] 何志英. 从地名看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 [J]. 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科版), 2019.3。
- [6] 刘宝俊. 社会语言学 [M]. 科学出版社, 2016。
- [7] 帕尔默. 李荣等译. 语言学概论 [M]. 商务印书馆, 1983。
- [8] Wei Suwei. A Study on the Culture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Modern Xinjiang--Centered on the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 at the North foot of Tianshan Mountains [D]. Master's Thesis of Xinjiang University, 2018.
- [9]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 [M]. 语文出版社, 1989。
- [10] 华林甫. 中国地名史话 [M]. 齐鲁书社, 2006。
- [11] 华林甫. 中国地名学源流 [M].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 [12] Huang Xiumei. Research on Place Names in Anshun, Guizhou [D]. Master's Thesis of Guizhou University, 2018.
- [13] 牛汝辰. 中国地名文化 [M].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 [14] 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修订本) [M].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15] 陈静. 东北三省县级及以上历时地名文化内涵探析 [J].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9.2。